



成都博物馆

展现锦城瑰丽与厚重

刘裕国



西汉漆木耳杯

动脉影像

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铜爬龙柱形器上龙的造型十分相似。铜龙形钮盖出自成都金沙遗址，年代约为商周时期。金沙—十二桥文化是继三星堆文化之后，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高峰。

“这是战国船棺，考古学家称之为‘载魂之舟’。”讲解员介绍说，它们出土于成都商业街，宏大的墓坑内发现葬具17具，其中船棺9具，棺内未发现人骨。眼前的船棺长约4.53米，宽约0.8—0.9米，高约0.6米。棺的前段由底部向上斜削，略为上翘，形如船头，在其两侧各凿有一个半圆形的孔。棺内随葬有陶器，还有大量制作精美的漆木器，包括家具、生活用品、兵器附件等。这些漆器的发现，表明战国时期成都地区的漆器工艺已经相当发达。

富庶天府

在“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成都”展厅，众多珍贵文物展现了“天府之国”的繁荣富庶。秦并巴蜀后，李冰建都江堰，至两汉时，成都平原“水旱从人，不知饥馑”，有“天府”之美誉。

成都曾家包汉墓出土的两幅庄园生产、生活画像石，真实再现了东汉时期成都平原沃野千里，豪强大族庄



唐团对兽纹夹联珠对鸟纹半臂 成都博物馆供图

六月的成都，花木绚烂，惠风和畅。矗立于天府广场西侧的成都博物馆，外形为独特的几何立面造型，简洁大方，与广场周围的四川省图书馆、四川美术馆、四川科技馆等建筑共同构成底蕴丰富的城市文化空间。

成都博物馆有60余年建馆史。2016年6月，成都博物馆新馆对公众开放。新馆建筑面积约6.5万平方米，展陈面积约2万平方米，是目前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博物馆。成都博物馆现有藏品近30万件，涵盖青铜器、金银器、画像砖、石刻、陶瓷器、书画、家具、皮影、木偶、动植物标本等，皮影收藏独具特色，是目前世界上收藏皮影数量最多、种类最全、品质最优的博物馆。

悠悠古蜀

成都博物馆馆长任珂说：“成都拥有着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史。打造个性化的历史陈列，展现成都独特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，是成都博物馆作为地方综合性博物馆的天然使命。”

“成都历史文化陈列”以杜甫名句“花重锦官城”为题，抒写成都历史的厚重与瑰丽，彰显开放、包容、多元的城市品格。

走进“先秦时期的成都”展厅，形态多样的陶尊引人注目。这些陶尊出土于距今4500—3700年的宝墩文化城址群，有宽沿平底尊、盘口圈足尊、敞口圈足尊等器型，器口及器身外壁多饰有弦纹、细线、附加堆纹、戳印纹等。宝墩文化城址群的发现和确认，确立了成都平原长江上游文明起源中心的地位。

前身直立，前肢撑地，身体盘曲——这件铜龙形钮盖上的造型，与

园内种植业、水产业、牧业、酿造业、织造业等并行发展的繁荣景象。画像石上层为山间狩猎场面，中央为兵器架，架上置叉、戟、箭、刀、弓箭、盾牌等。下层为酿酒图，描绘了汲水、运粮、烧煮、装坛发酵的完整酿酒过程。

一件件充满喜感的乐舞杂技陶俑，是两汉时期成都繁华安乐的写照。放置于独立展柜里的陶俑俏俏堪称“网红文物”。陶俑坐在一个圆形坐垫上，上身袒露，一脚前蹬，左手执鼓，右手握拳，耸肩大笑，模样十分生动有趣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

“咱们老祖宗真智慧！”在西汉木织机模型前，不少观众啧啧赞叹。它们出自成都老官山汉墓，有滑框型一勾多综提花织机、连杆型一勾多综提花织机两种，结构复杂精巧，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，代表了当时中国织锦技术的最高水平。据介绍，织机模型出土时，一些部件上残存丝线和染料，现场还有漆木人俑，应为织工，再现了扬雄《蜀都赋》中描绘的蜀锦生产盛况。汉代蜀锦誉满天下，通过丝绸之路远销四方。提花织机的推广使用，对中国乃至世界的丝织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

老官山汉墓中还发现了经穴漆人人体模型。漆人裸身直立，五官清晰，通体髹黑漆，身上阴刻51条经络线路、117个腧穴点，并刻有“心”“肺”“胃”“肾”“益”等小字。经穴漆人是迄今发现最完整的人体经络模型，体现了汉代经穴针灸发展水平。同时还出土了900余枚医学竹简，目前整理出5部医书，其中《脉书·上经》有专家认为可能是失传的中医扁鹊学派经典书籍。



东汉陶俳优俑

成都博物馆供图

喧然名都

“喧然名都会，吹箫间笙簧。”杜甫在《成都府》中描绘了成都歌舞升平的热闹场面。唐代后期，随着国家经济重心南移，成都与江南新兴商业城市扬州共同成为“号为天下繁侈”的经济中心，有“扬一益二”之誉。

展厅里的唐代蜀锦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成都的工艺水平和文化风貌。眼前这件团对兽纹夹联珠对鸟纹半臂，长80厘米，宽65厘米，由两部分组成，黄地的部分是蜀锦，红地的部分是粟特锦，又叫波斯锦，颜色艳丽，久不褪色。这件织物中西合璧，是唐代中西方经贸文化交流的印证。另一件宝相花纹半臂，图案为唐代流行的宝相花，由盛开的花朵、叶片等组成团状花形，尽显富丽华贵的大唐气象。

唐宋五代时期，成都地区歌舞宴饮之风盛行。后蜀宋王廷隐墓出土的伎乐俑数目众多，神态各异，全身彩绘，且加以描金装饰，是迄今所见西南地区最精美的彩绘陶质伎乐俑组合。其中的彩绘陶吹笙俑，头梳高髻，插花钗，身着外红内白的双层裙子，双手持排箫，放于嘴边作吹奏状，神情专注，仿佛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世界中。

宋代成都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“交子”就诞生于此。伴随着经济繁荣，市民生活也更加多姿多彩。成都出土的宋代文物种类丰富，其中不少与下棋、



晚唐—五代邢窑黄绿釉高足瓷炉

动脉影像

品香、点茶、插花等生活时尚相关。成都天府新区万安镇宋代砖室墓中发现的一套青铜象棋，共有30枚，比现代中国象棋少2枚“象”、1枚“炮”，多1枚“卒”。据文献记载，象棋早在战国时期就已产生，至宋代已经家喻户晓，广受欢迎。宋墓中随葬的象棋，印证了象棋在宋代的流行。宋人讲究生活美学，作为日用品的宋瓷，以清丽雅致著称。定窑白瓷孩儿枕是宋瓷中的精品。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孩侧身安睡，表情自然宁静，栩栩如生。瓷胎细腻，釉色白中发暖，给人以柔和温馨的美感。

多彩展览

近年来，成都博物馆把打造富有特色的临展体系作为重点工作，围绕

展览开展多元化的公共活动。

据成都博物馆策划研究部主任魏敏介绍，成博采取策展人制的工作模式，鼓励自主策划原创性展览，对于引进外展、巡展亦努力体现本馆策展特色，避免“千展一面”，现已形成“辉煌成都”“艺术典藏”“多彩文明”系列展览品牌。截至2020年12月，成都博物馆共举办特展40余场，其中不乏“丝路之魂：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”“光影浮空：欧洲绘画五百年”“列备五都——秦汉时期的中国都市”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外文化大展。超千万观众走进成博，共享文化盛宴。

成都博物馆多次开展“天府文化进校园”活动，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研发多样化的博物馆课程，搭建形式丰富、内容优质的馆校合作平台。自2020年9月起，成博推出针对青少年的周末夜间活动“周末儿童博物馆”，很受孩子们欢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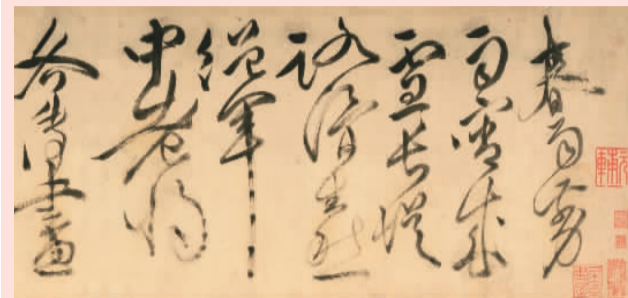
成都博物馆还积极构建新媒体传播矩阵，运用漫画、微视频等生动活泼的形式讲述文物故事。成都博物馆官方微信粉丝量达100万，位居全国城市博物馆前列。

2019年，成都博物馆常设展“花重锦官城——成都历史文化陈列”荣获“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”。2021年，“影舞万象 偶戏大千——中国皮影木偶展”又获此殊荣。任珂表示，未来成都博物馆将围绕自身藏品优势，推出更多更好的展览、社教活动及文创产品，打造区域交流、文明互鉴、古今融合的城市文化客厅。

走进绍兴“畸人青藤”展

领略徐渭笔墨才情

王丽玮



上海博物馆藏《草书春雨帖诗卷》(局部) 绍兴博物馆供图

清代书画家郑板桥曾刻一印，自称“青藤门下走狗”。现代美术大师齐白石曾感叹：“青藤、雪个、大涤子之画，能横扫纵横，余心佩服之，恨不生前三百年，为诸君磨墨理纸。”他们所说的“青藤”，就是“明代三大才子”之一徐渭。徐渭自称“畸人”，取“独特志行、不同流俗”之意。他书画诗样样精通，其画开创中国大写意画派先河，作品中传达出强烈的自我意识，对后世画坛的八大山人、石涛、扬州八怪乃至齐白石、黄宾虹等产生深远影响。

今年是徐渭诞辰500周年。前不久，在徐渭的家乡浙江绍兴，“畸人青藤——徐渭书画作品展”甫一亮相，就吸引了数万人参观。这是迄今规模最大、参展单位最多的徐渭主题展，汇集了各地所藏徐渭书画珍品。有参观者留言说：“这么多珍品汇聚一堂实为难得，五百年青藤魅力如故。”

“为了这次展览，我们精心筹备了两年多时间。”绍兴博物馆馆长沈一萍说。展览由绍兴博物馆联合国内30家文博单位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古籍收藏单位共同举办，汇集徐渭书画作品、徐渭及其师友所著古籍文献、徐渭后世书画作品等相关文物100件(组)，其中一级文物17件。通过丰富的展品和相关故事解读，展现徐渭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和奔放、自我的艺术风格，反映其在书画艺术上的开创性贡献以及文学、诗歌、军事、戏曲等方面的成就。

徐渭少年早慧，命运多舛，晚年贫病交加。曲折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特立独行、奔放狂傲的个性，他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、不为世人理解的愤懑诉诸笔端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。

徐渭自称“吾书第一，诗次之，文次之，画又次之”。他的书法狂肆奔放，“苍劲”与“婀娜”相融，颇能震撼人心。展厅中，一幅《草书白燕诗卷》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。每个字或正、或欹、或颠、或斜、或狂、或醉，恣肆飞扬，生气勃勃。

徐渭的绘画创作集中于人生后期，存世画作不多，却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一座醒目的丰碑。他自创的大写意绘画，不求形似求神似，以用笔狂放、墨法变化多端、感情色彩浓烈见长。

来自天津博物馆的《鱼蟹图卷》，由前后两段组成，一画配一诗，是徐渭作画常见的手法。前段绘螃蟹、芦草，螃蟹以浓墨画出甲壳的坚硬质地，以淡墨画出蟹爪的透明质感，以细劲的墨笔挑出爪尖，堪称点睛之笔。后段描绘了一只鲤鱼跃于浪尖，仅绘出上扬的头和鱼尾，就将鱼儿即将跃出水面的瞬间凝固笔端，几簇墨点表现出水花四溅的效果。两段绘画各自独立，却用若隐若现的水波连接，别具匠心。

牡丹是徐渭最喜欢画的花卉之一，展厅里一幅《水墨牡丹图》吸引了笔者注意。此画以泼墨为之，花头及叶皆大笔点染而成，枝茎、叶脉用线条画出，虽不施色彩，却有富丽庄严之相，正合徐渭之诗“从来国色无装点，空染胭脂媚俗人”。

《墨葡萄图轴》是徐渭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，也是此次展览中备受关注的展品。只见一架葡萄从右侧伸出，老藤错落，叶片茂盛，果实晶莹。徐渭以草书笔法作画，运笔豪放，叶与果用淡墨加胶矾挥洒，施墨淋漓大胆。画面左上角有画家的自题诗：“半生落魄已成翁，独立书斋啸晚风。笔底明珠无处卖，闲抛闲掷野藤中。”徐渭将葡萄比作抛入野藤中的明珠，抒发自己怀才不遇、坎坷痛苦的心境。

据沈一萍介绍，此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，展至8月19日。其中有4幅作品仅展出1个月，包括故宫博物院藏《墨葡萄图轴》《墨花图卷》、南京博物院藏《三友图轴》、浙江省博物馆藏《花卉图轴》，将于6月19日撤展。此后，绍兴博物馆还将启动“畸人青藤——徐渭的故事”全国巡展，让更多人了解徐渭，感受其作品中蕴含的艺术魅力和人文精神。



天津博物馆藏《鱼蟹图卷》(局部) 绍兴博物馆供图

武石作品捐赠国博

本报电(记者邹雅婷)“武石同志作品捐赠仪式暨《烽火艺术——武石艺术》首发式”日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。武石家属鲜子、于武将武石不同时期创作的100余件作品捐赠给国家博物馆。现场还发布了国博编辑出版的画册《烽火艺术——武石艺术》。

武石原名冯子树，1912年出生于湖南湘潭，1934年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毕业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，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43年参加新四军，是一手拿枪杆、一手握画笔的革命艺术家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武石创作出一批讴歌新中国建设和社会主义新气象的作品，表现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的版画《最后一根钢梁》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。武石还多次重访当年战斗生活过的边区和战地，以中国画的形式再现火热的革命斗争情景。

武石的作品质朴、简洁，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感人力量。在此次捐赠的作品中，既有抗日救亡运动时期的《抗日何罪》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》等作品，也有反映新中国建设场景的《最后一根钢梁》《麦收》等套色木刻版画，还有重走战地路线时创作的《白桦湾》《三五九旅与敌恶战于荆紫关》等山水画作品及众多花鸟作品，充分体现了武石的家国情怀。这些作品丰富了国博有关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的馆藏，有利于红色经典美术作品的深入研究和系统展示。